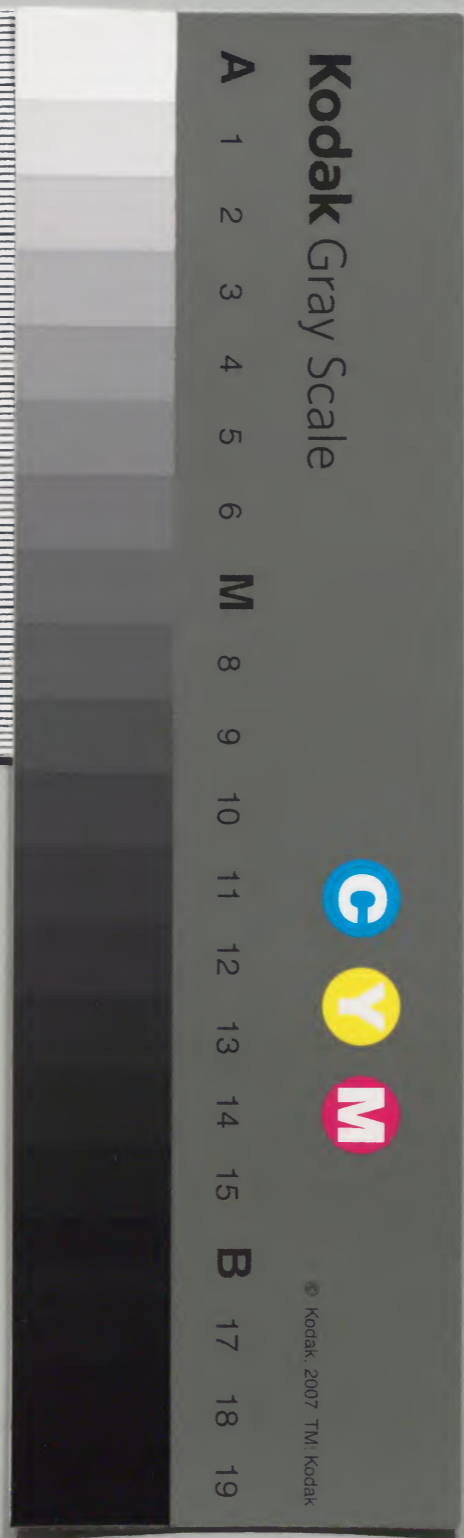


魏書

卷二十九

| | | |
|------|-----------|------|
| 内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1836 |
| 冊數 | 500 (152) | |
| 函號 | 別 | 10 1 |



魏書卷十九上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 年文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廣平王 陽平王 京兆王 濟陰王 汝陰王 樂浪王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
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
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浪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
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

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
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
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高宗卽位恭宗宮人
有子者並號爲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後爲內都大
官薨諡曰幽

長子安壽襲爵高祖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
道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勗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
廟筭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嘆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
未發遭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旣殯而發與陸叡

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趨土
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
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
謀反遣使推頤爲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
世宗景明元年薨於青州刺史諡曰莊王傳國至孫宗
胤肅宗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

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
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
州病重帝勅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
醫資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爲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旣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諡曰康侯行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暢

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尔朱榮以融爲直閣將軍及尔朱兆入洛融逃人間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爲御

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識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太師太尉公

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

都大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
爲中都大官察獄有稱顯祖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
諫乃傳高祖高祖卽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青州刺史未至道薨

子太興襲拜長安鎮都大將以贖貨削除官爵後除祕
書監還復前爵拜統萬鎮將改封西河後改鎮爲夏州
仍以太興爲刺史除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
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
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
食旣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

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
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
差卽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
見許時高祖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
髮施帛二千匹旣爲沙門更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
二年終

子昂字伯暉襲薨

子棕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司州牧青
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諡曰文棕寬和
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

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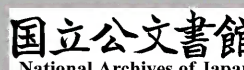
昂弟仲景性嚴峭莊帝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為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為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出帝將西行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獻武王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而遁

仲景弟暹字叔照莊帝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遷秦州刺史先時秦州城人屢為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

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誑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錄尚書事薨贈太師錄尚書

子冲襲無子國絕

太興弟遙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高祖南征賜爵饒陽男世宗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肅宗初累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遷冀州刺史遙以諸胡先無籍貫姦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諸胡設籍當欲稅之以充軍用胡人不願乃共構遙云取納



金馬御史按驗事與胡同遙坐除名遙陳枉不已勅有
司重究乃披雪遷右光祿大夫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爲
妖幻遂說渤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
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
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爲十住菩薩
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爲
事於是聚衆殺阜城令破渤海郡殺害吏人刺史蕭寶
寅遣兼長史崔伯麟討之敗於煮棗城伯麟戰沒凶衆
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
除去舊魔詔以遙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帥步騎

十萬以討之法慶相率攻遙遙並擊破之遙遣輔國將
軍張蚪等率騎追掩討破擒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
之傳首京師後擒歸伯戮於都市初遙大功昆弟皆是
恭宗之孫至肅宗而本服絕故除遙等屬籍遙表曰竊
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
尊也四世而總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
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
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
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爲此別制者
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滅之

起蹇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疋所以重分離樂浪王長命亦賜縑二千匹所以存慈睠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已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疎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

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儻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過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遙表靈太后不從卒諡曰宣公遙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爲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諡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率衆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旣漸逼便棄營而去賊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馘

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諡曰惠公

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爲徐州刺史以贖貨賜死國除
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
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
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世宗徵
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
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
公諡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
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卽語暉業終如其言
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

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
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
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
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
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
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
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室錄四十卷行於
世

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
業立於閭闔門外扣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

事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諡曰文侯
鬱弟偃字仲璇位太中大夫卒

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鬱以貪汙賜死爵除景明三年
誕訴云伯鬱前朝之封正以年長襲封以罪除爵爵由
謬襲襲應歸正詔以偃正元妃息曇首濟陰王嫡孫可
聽紹封以纂先緒誕既襲爵除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
爲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爲
婦有沙門爲誕採藥還而見之誕曰師從外來有何消
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戶吾至來
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後爲御史中尉元纂所糾

會赦免薨諡曰靜王

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爲從兄暉業訴奪王爵

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祿勳宗正
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呂苟兒爲主
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
自稱王號聖明元年詔以麗爲使持節都督秦州刺史
與別駕楊椿討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列據諸險
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夜
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乘勝追奔三十
里獲其父母妻子斬賊王五人其餘相繼歸降諸城之

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椿又
斬瞻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世宗嘉其功
詔有司不聽追檢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患之其
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
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
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
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
納諸隍況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麗脫冠謝賜坐卒諡
曰威

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
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
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
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
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
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及將殺之神
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拜鎮南大將軍虎牢鎮都大
將後爲內都大官高祖初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勅
勒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簡選不平衆
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勅勒悉叛詔

天賜與給事中羅雲督諸軍討之前鋒勅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勅勒色動恐將有變今不設備將爲所圖雲不從勅勒輕騎數千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後除征北大將軍護匈奴中郎將累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恕死削除官爵卒高祖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諡曰靈王

子逞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諡曰威

逞于慶和東豫州刺史爲蕭衍將所攻舉城降之衍以爲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衍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合浦

逞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

天賜第五子脩義字壽安涉獵書傳頗有文才爲高祖所知自元士稍遷左將軍齊州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曰脩短有命吉凶由人何得過致憂憚以乖維城之寄違凶就吉時亦有之可聽更立館宇於是移理東城脩義爲政寬和愛人在州四歲不殺一人百姓以是追思之遷秦州刺史肅宗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

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時上黨郡缺居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座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刼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邀車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夤諭之乃止二秦反假脩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爲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

之益元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夤討之以脩義爲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諡曰文

子均位給事黃門侍郎

樂浪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薨諡曰厲王

子康王樂平襲薨

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

子忠肅宗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出帝汎舟天淵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紉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

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諡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

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高宗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形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以成克終之美世宗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寮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睿世宗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旣忤皓懼爲所害廉慎自脩甚有

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匡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已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已上有命婦之號竊爲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旣啓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已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藩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絕之義匡與尚書令高肇不平常無降下之色時世宗委政於肇朝廷傾憚唯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與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

而惡之後因與太常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匡曰白金行失御羣僞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大魏應期奄有四海高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依据六經參諸國志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旣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

經史復異推造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刊寸並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爲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舛駁未卽時定

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喻先旨宜仰
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匡與肇厲言都座聲色
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噉競無復彝序匡更表列據已十
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
名希播製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
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遏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
言依經按古者卽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實
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
與崇競恒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
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爲

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別足內
朝抱璞人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然匡職當出納獻替
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
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
事方有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
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於人規成虛譽況匡表云所
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云黃
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
寧有銘僞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卽變漢制度
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

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
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妄爲
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製臣按此欺詐乃在於匡不在
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勅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
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
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鍾律調
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匡未共
爭已有此牒豈爲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羣情共知
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
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

靜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徙日
移天卽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匡既誣毀宰
相訕謗明時豈應談議之間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際
輕生刑足之言趙高矯惑事屬衰秦卞和抱璞時遇暴
楚何宜以濟濟之朝而有斯謗者哉阻惑朝聽不敬至
甚請以肇匡並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
有司奏匡誣肇處匡死刑世宗怒死降爲光祿大夫又
兼宗正卿出爲兗州刺史匡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
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爲南臺所彈
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暫赴世宗曰劉芳學高

魏書卷十九上 列傳 十一
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肅宗初入爲御史中尉匡嚴於彈糾始奏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以違其糾惡之心又慮匡辭解欲獎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匡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歷往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除祀廢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私繼歲久宜樹維城永茲盤石可特襲王爵封

東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曰伏惟高祖創改權量已定匡今新造微有參差且匡云所造尺度與漢志王莽權斛不殊又晉中書監荀勗云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於是依周禮積黍以起度量惟古玉律及鍾遂改正之尋勗所造之尺與高祖所定毫釐略同又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時亦準議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睿明下燭不刊之式事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匡每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隘內遂不平

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脩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
後將赴省與匡逢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澄因是奏匡
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座議特加原有
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
青州刺史尋爲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
初卒諡曰文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
第四子獻襲齊受禪爵例降

魏書卷十九上終

魏收書景穆十二王列傳卷上七

魏書卷十九中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任城王

任城王雲年五歲恭宗崩號哭不絕聲世祖聞之而呼
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和平五年封拜使
持節侍中征東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顯祖時拜都督
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聽理民訟甚收時譽延興中
顯祖集羣寮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

言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魏之興未之有革皇儲正統聖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願神清曠者豕副之寄宜紹寶曆若欲捨儲輕移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輒改神器上乖七廟之靈下長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由願深思慎之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于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土僣心欲隆獨善不以萬物爲意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顯祖曰儲宮正統受終文祖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於高祖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都督從顯祖討之遇於大磧事具蠕蠕傳後仇池氏反以雲爲征西大將軍討平之除都督徐兗二州緣淮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顯祖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顯祖聞而嘉之復拜侍中中都大官賜帛千匹羊千口出爲冀州刺史仍本將軍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

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遷使持節都督陝西諸
軍事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
脩留心庶獄挫抑豪彊羣盜息止州民頌之者千有餘
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匹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
葬勿受賄襚諸子奉遵其旨喪至京師車駕親臨哭之
哀慟贈以本官諡曰康陪葬雲中之金陵

雲長子澄字道鎮少而好學及康王薨澄居喪以孝聞
襲封加征北大將軍高祖時蠕蠕犯塞加澄使持節都
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蠕蠕遁走又以氐羌反叛除都
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

后引見澄誠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
德音閑婉當為宗室領袖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
之我不妄談人物也梁州氐帥楊仲顯婆羅楊卜兄弟
及符叱盤等自以居邊地險世為凶狡澄至州量彼風
俗誘導懷附表送婆羅授仲顯循城鎮副將楊卜廣業
太守叱槃固道鎮副將自餘首帥各隨才而用之款附
者賞違命加誅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
一襲乘馬一匹以旌其能後轉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
刺史甚有聲績朝於京師引見於皇信堂高祖詔澄曰
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

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疆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
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
爲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語權高祖
曰任城當欲爲魏之子產也澄曰子產道合當時聲流
竹素臣旣庸近何敢庶幾今陛下以四海爲家宜文德
以懷天下但江外尚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
難以禮治愚謂子產之法猶應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
化之高祖心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
化之體朕方初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後徵
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蕭驥使庾華來朝華見澄音韻
適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
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
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
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
率賦詩特令澄爲七言連韻與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
懽際夜乃罷後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
介詔太常卿王謚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
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
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
武得之爲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可

魏書卷之九十九中 列傳 四
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爲吉也高祖
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旣
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
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
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旣銳意必行惡澄此
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
未及昇階遙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
懼衆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
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
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

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嶠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
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
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
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旣非常
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爲也
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
又兼尚書左僕射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高祖詔曰
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駟向代問彼百司論
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眞所謂革也王其勉之旣至代都
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

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悅曰若非任城
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
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
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
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高祖至北邙遂幸洪
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序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
老公頭鬢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
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
世之亂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
遭紂兇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
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下徙御殷洛經瀼墟而弔比干
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高祖曰朕何德能
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揚忠懿比干嵇紹皆
是古之誠烈而朕務濃於比干禮略於嵇紹情有愧然
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蕭鸞旣殺蕭昭業而自立昭業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
陽內附分遣諸將車駕將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誠之
使不復重來高祖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
誕司空穆亮鎮南李冲等議之高祖曰比得邊州表云
襄陽慕化朕將鳴鑿江河爲彼聲勢今復表稱更無後

信於行留之計竟欲如何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高祖曰衆人紛紛意見不等朕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使言理俱暢者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俱坐聽得失長者從之於是高祖曰二賢試言留計也冲對曰臣等正以徒御草創人斯樂安內而應者未審不宜輕爾動發高祖曰襄陽款問似當是虛亦知初遷之民無宜勞役脫歸誠有實卽當乘其悅附遠則有會稽之會近則略平江北如其送款是虛且可遊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蒼生知君德之所在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脫降問是實而停不撫接不亦稽阻款誠毀朕大略也澄曰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靜無音問其詐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累相攜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儋石之糧而使怨苦卽戎泣當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今茲區宇初構又東作方興正是子來百堵之日農夫肆力之秋宜寬彼逋誅惠此民庶且三軍已援無稽赴接苟其款實力足納撫待尅平襄洒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爲往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下矜詩人由庚之至詠輯寧新邑惠康億兆而司空亮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在

外見旌鉞旣張而有憂色每聞談論不願此行何得對
聖顏更如斯之語也面背不同事涉欺佞非所謂論道
之德更失國士之體或有傾側當由公輩佞臣李冲曰
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願陛下深察其言臣等在外皆
憚征行唯貴與賤不謀同辭仰願聖心裁其可否高祖
曰任城適以公等從朕有如此論不從朕者何必皆忠
而通識安危也小忠是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旣
愚闇不識大理所可言者雖涉小忠要是竭盡微款不
知大忠者竟何據高祖曰任城脫居台鼎之任欲令大
忠在已也澄曰臣誠才非台弼智闕和鼎脫得濫居公

鉉庶當官而行不負愚志高祖大笑澄又謂亮曰昔汲
黯於漢武前面折公孫食脫粟飯臥布被云其詐也于
時公孫謙讓下之武帝歎汲黯至忠公孫長者二人稱
賢公旣道均昔士願思長者之言高祖笑曰任城欲自
比汲黯也且所言是公未知得失所在何便謝司空也
駕遂南伐五等開建食邑一千戶後從征至懸瓠以篤
疾還京駕餞之汝濱賦詩而別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
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
後東閣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
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

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嘉魚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頌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次之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高祖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默爾不示德音卽命黃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

公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壽高祖曰卿向以燭至致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高祖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又從幸鄴還洛以出納之勞增邑五百戶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頤表其狀高祖召澄入見凝閑堂曰適得陽平表曰穆泰謀爲不軌招誘宗室脫或必然遷京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事非任城不辦可爲我力疾向北如其弱也直往擒翦若其勢彊可承制發并肆兵以殄之雖知王

患既是國家大事不容辭也澄曰泰等愚惑正戀本爲此非有遠圖臣誠怯弱不憚是輩雖復患愒豈敢有辭謹當罄盡心力繼之以死願陛下勿憂高祖笑曰得任城此行朕復何憂也遂授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鴈門太守夜告泰已握衆西就陽平城下聚結唯見弓仗澄聞便速進時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須依勅召并肆兵然後徐動澄曰泰旣構逆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爲似當勢弱泰旣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卽擒泰民情怡然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皆獄禁具狀表聞高祖覽表大悅召集公卿以下以表示之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也尋其罪案正復臯陶斷獄豈能過之顧謂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辦此車駕尋幸平城勞澄曰任城此行深副遠寄對曰陛下威靈遠被罪人無所逃刑臣何勞之有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高祖顧謂左右曰昔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然聖人之聽訟殆非常人所匹必也無訟今日見之矣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布帛

助供軍資詔受其半高祖幸鄴值高車樹者反叛車駕將親討之澄表諫不宜親行會江陽王繼平之乃止高祖還洛引見公卿高祖曰營國之本禮教爲先朕離京邑以來禮教爲日新以不澄對曰臣謂日新高祖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若爲如此尚書何爲不察澄曰著猶少於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皆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許一羣婦人輩奇事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爲舉天下綱維爲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

高祖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又曰我遣舍人宣詔何爲使小人聞之澄曰時雖有幹吏去榜亦遠高祖曰遠則不聞聞則不遠旣得聞詔理故可知於是留守羣臣遂免冠謝罪尋除尚書右僕射蕭寶卷遣其太尉陳顯達入寇漢陽是時高祖不豫引澄入見清徽堂詔曰顯達侵亂沔陽不安朕不親行莫攘此賊朕疾患淹年氣力憊敝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段任城必須從朕澄涕泣對曰臣謹當竭股肱之力以命上報遂從駕南伐高祖崩澄受顧命世宗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寶卷圖爲叛逆寶卷遣俞公

喜送勅於肅公喜還南肅與裴叔業馬爲信澄信之乃
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
官歸第尋出爲平西將軍梁州刺史辭以母老除安東
將軍相州刺史復固辭改授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尋徵
赴季秋講武除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揚
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頻表南伐
世宗不許又辭母老乞解州任寢而不報加散騎常侍
澄表曰臣參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
昔在恒代親習皇宗熟祕序疑庭無闕日臣每於侍坐
先帝未嘗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爲事周旋之則不輟於

時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
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脩述學宮虛荷四門之
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茲將廢臣每惟其
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宴安之辰於是
乎在何爲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歎興焉聖明之日而
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勅有司脩復皇宗之學開闢
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月將詔曰胄子崇業自古
盛典國均之訓無應久廢尚書更可量宜脩立澄又表
母疾解州任不聽肅衍將張囂之寇陷夷陵戍澄遣輔
國將軍成興步騎赴討大破之復夷陵囂之遁走又遣

長風戍主奇道顯攻蕭衍陰山戍破之斬其戍主龍驤將軍都亭侯梅興祖仍引攻白橐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關內侯吳道爽澄表曰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汎溢湖周回四百餘里東關合江之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戍必同晉陽之事矣又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則南瀆可爲飲馬之津霍嶺必成徙倚之觀事貴應機經略須早縱混一不可必果江西自是無虞若猶豫緩圖不加除討關塞旣

成襄陵方及壽原民戍定爲魚矣詔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先是朝議有南伐之意以蕭寶夤爲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至是勒兵進討以東關水衝大峴險要東關縱水陽石合肥有急懸之切不圖大峴則歷陽有乘險之援淮陵陸道九山水路並宜經略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總勒大衆絡繹相接而神念剋其關要潁川二城斬衍軍主費尼而寧朔將軍韋惠

龍驤將軍李伯由仍固大峴澄遣統軍党法宗傅豎眼
等進軍剋之遂圍白塔牽城數日之間便即逃潰衍青
溪戍望風散走衍徐州刺史司馬明素率衆三千欲援
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隣規固淮陵寧朔將軍王燮負險
焦城法宗進克焦城破淮陵擒明素斬伯隣其濟陰太
守王厚彊廬江太守裴邃即亦奔退詔澄曰將軍文德
內昭武功外暢奮揚大略將蕩江吳長旌始舒賊徒懾
氣銳旅方馳東關席卷想江湖弭波在旦夕耳所送首
虜並已聞之初澄出討之後衍將姜慶真襲據壽春外
郭齊王蕭寶夤擊走之長史韋績坐免官澄以在外無
坐遂攻鍾離又詔鍾離若食盡三月巳前固有可剋如
至四月淮水泛長舟行無礙宜善量之前事捷也此實
將軍經略勳有常焉如或以水盛難圖亦可爲萬全之
計不宜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蕭衍冠軍將軍張惠紹
遊擊將軍殷暹驍騎將軍趙景悅龍驤將軍張景仁等
率衆五千送糧鍾離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等邀擊惠
紹等大破之獲惠紹殷暹景仁及其屯騎校尉史文淵
等軍主以上二十七人旣而遇雨淮水暴長引歸壽春
還旣狼狽失兵四千餘人頗表解州世宗不許有司奏
軍還失路奪其開府又降三階時蕭衍有移求換張惠

紹澄表請不許詔付八座會議尚書令廣陽王嘉等奏
宜還之詔乃聽還後果復寇邊轉澄鎮北大將軍定州
刺史初民中每有橫調百姓煩苦前後牧守未能蠲除
澄多所省減民以忻賴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
之地以給無業貧口禁造布絹不任衣者毋孟太妃薨
居喪毀瘠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於時高肇當朝
猜忌賢戚澄爲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
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世宗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
於外肅宗沖幼朝野不安澄疎斥不預機要而朝望所
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爲尚書令於是衆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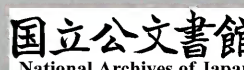
服又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
領尚書令初正始之末詔百司普昇一級而執事者不
達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奏曰竊惟雲構鬱起澤
及百司企春望榮內外同慶至於賞陟不及守宰爾來
十年寃訟不絕封回自鎮遠安州入爲太尉長史元匡
自征虜恒州入作宗卿二人遷授並在先詔應蒙之理
備在於斯兼州佐停私之徒陪臣郡丞之例尚蒙天澤
下降榮及當時然參佐之來皆因府主今府主不霑佐
官獨預棄本賞末愚謂未允今計刺史守宰之官請隼
封回悉同汎限上允初旨百司之章下覆訟者元元之

心詔曰自今已後內外之事嘗經先朝者不得重聞澄奏曰臣聞堯懸諫諍之鼓舜置誹謗之木皆所以廣耳目於芻蕘達四聰於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遠累聖相承於今九帝重光疊照汚隆必同與奪隨時道無恒體思過如渴言重千金故稱無諱之朝邁蹤三五高祖冲年纂曆文明協統變官易律未爲違典及慈聖臨朝母儀寓縣爰發慈令垂心滯獄深枉者仰日月於九泉微屈者希曲照於盆下今乃格以先朝限以一例斯誠奉遵之本心實乖元元之至望在于謙挹有乖舊典謹尋抱枉求直或經累朝毫釐之差正之宜速謬若干

里駟馬弗追故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父有諍子君有諫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是以防川之論小決則通鄉校之言擁則敗國矧伊陳屈而可抑以先朝且先朝屈者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事濁僻空文致法以誤視聽如此冤塞彌在可哀僭之與濫寧失不經乞收今旨還依前詔詔曰省奏深體毗贊之情三皇異軌五代殊風一時之制何必詮改必謂虛文設旨理在可申者何容不同來執可依往制澄表上皇詔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意欲皇太后覽之思勸戒之益又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

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
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民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
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
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住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
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
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
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
十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蕃兵代
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
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

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
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彊兵如此則深
根固本彊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
同乃止澄又重奏曰固本宜彊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
不忘武功況今南蠻仍獷北妖頻結來事難圖勢同往
變脫暴勃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康之
世可以寄安遺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
兼總民職省官實祿於是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
位既重則念報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
顧之憂姦宄絕窺覷之望矣卒不納又以流人初至遠



鎮衣食無資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給糧一歲從之尋以疾患求解任不許蕭衍於浮山斷淮爲堰以灌壽春乃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彭宋尋淮堰自壞不行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闕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脩警備之嚴詔不從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博二百以漸脩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奏其事遂寢不行澄又奏曰臣聞賞必以道用防淫人之姦罰不濫及以戒良士之困刑者例也每垂三宥兼律執請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大之獄察之以情一人呼嗟或虧王道刑罰得失乃興廢之所由也竊聞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太平之世草不橫伐行葦之感事驗隆周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民命傷理敗法往年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虐專於臣

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自開古以來明明之世未聞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重民命也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之澄當官而行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大便於時前來尚書文簿諸曹須則出借時公車署以理冤事重奏請真案澄執奏以尚書政本特宜遠慎故凡所奏事閣道通之蓋以祕要之切防其宣露寧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內猶設禁外更寬也宜繕寫事意以付公車詔從之西域厭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遣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大

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勅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曰臣聞二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爲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爲先使在位羣官纂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

相信百司不怠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外羣官三經考課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決聖目六品以下例由勅判自世宗晏駕大宥三行所以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覈以臣愚見謂爲不可又尚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亢辭帝慙而返夫以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而回駕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爲達治歷代用爲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已以勵時靖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勳妄考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卽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舛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澄又表曰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啓穎運籌制勝淮漢自賓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纘武脩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宴安於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由內彊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雖虐使其民而窺覲不已若遇我虛疲

士民凋窘賊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總御天機乾乾夕惕若留意於負荷忿車書之未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標賞忠清旌養人之器脩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膂力未衰愚臣猶堪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銳於今燕弧冀馬之盛充物在昔又賊衍惡積禍盈勢不能久子弟闇悖釁逆已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高皇臥病親除顯達夫以萬乘之主豈忘宴安實以侵名亂正計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圖以肅寧爲大任然頃年以來東西難寇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雖尋得翦除亦大損財力且饑饉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受力以悅民無豐資以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難集人守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難卒而因然妨民害財不亦宜戒今墉雉素脩廐庫崇列雖府寺膠塾

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憇理務諸寺靈塔俱足致
虔講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
減徹專力經營務令早就其廣濟數施之財酬商互市
之弊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微減以
務阜積庶府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土簋而媯德昭寢
卑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財竭存
亡之由灼然可覩願思前王一同之功畜力聚財以待
時會靈太后銳於繕興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
寺功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
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踊上
削奪百官事力費損庫藏兼曲資左右日有數千澄故
有此表雖卒不從常優答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決澄
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民者必於諫諍雖不見用殷
勤不已內外咸敬憚之神龜二年薨年五十三賻布一
千二百匹錢六十萬蠟四百斤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
一具衣一襲大鴻臚監護喪事詔百寮與喪贈假黃鉞
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
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諡曰文宣王澄之葬也
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動左右百官
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歔當時以爲哀榮之極第四子彝

襲

彝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義專權而彝恥於託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

子度世襲武定中金紫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彝兄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曰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門生討論同異于時四方無事國富民康

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爲樂而順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

審諤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吒詠虛室世宗時上魏頌文多不載起家爲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握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超轉中書侍郎俄遷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

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為孝思所致尋除給事黃門侍郎
時領軍元義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
表而已曾不詣義義謂順曰卿何謂聊不見我順正色
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為心舉士
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
常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平北將軍恒州
刺史順謂義曰北鎮紛紜方為國梗桑乾舊都根本所
繫請假都督為國捍屏義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
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握國柄殺生由
已自言天之歷數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也義彌忿
憚之轉為安東將軍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
每懷鬱快形於言色遂縱酒歡娛不親政事義解領軍
徵為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
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
熙起兵討元義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
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
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女見其一家七喪皆為潸然莫不
酸泣又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
故不伏元義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嘿然不語就德興
反於營州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返屬侍中穆紹

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慙不敢復言靈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諍曰禮婦人夫喪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甚脩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不出還入宮責順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結納而廣陽王淵姦徵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淵自定州被徵入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微疑順爲淵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微紇侍側順指之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詔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遂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堪爲机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戶又析彝邑五百戶以封順爲東阿縣開國公順疾微等間之遂爲蠅賦曰余以仲秋休沐端坐衡門寄想琴書託情紙翰而蒼蠅小蟲往來牀几疾其變白聊爲賦云遐哉大道廓矣洪氛肇立秋夏爰啓冬春旣舍育於萬

性又芻狗而不仁隨因緣以授體齊美惡而無分生茲穢類靡益於人名備羣品聲損衆倫歆脛纖翼紫首蒼身飛不能迴聲若遠聞點緇成素變白為黑寡愛蘭芳偏貪穢食集桓公之屍居平叔之側亂鷄鳴之響毀皇宮之飾習習戶庭營營榛棘反覆往還譬彼讒賊膚受既通譖潤罔極緝緝幡幡交亂四國於是妖姬進邪士來聖賢擁忠孝摧周昌拘於牖里天乙囚於夏臺伯奇為之痛結申生為之蒙災鷓鴣悲其室採葛懼其懷小弁隕其涕靈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猶如此何況中庸與凡才若夫天生地養各有所親獸必依地鳥亦憑雲或來儀以呈祉或自擾而見文或負圖而歸德或銜書以告真或天胎而奉味或殘軀以獻珍或主皮而興禮或牢參以供神雖死生之異質俱有益於國人非如蒼蠅之無用唯構亂於蒸民遂屬疾在家杜絕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佺起佺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卽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為廷尉評頻請託順順不為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

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歎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初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旣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恒規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除征南將軍右光祿大夫轉兼左僕射余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屍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旣還莊帝怪而問曰黃門何爲聲散偉以狀對莊帝勅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例贈驃騎大將軍

得顧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詔遣之世宗卽位以武衛將軍兼侍中出爲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嵩表曰蕭寶卷骨肉相殘忠良先戮臣下囂然莫不離背君臣攜貳干戈日尋流聞寶卷雍州刺史蕭衍兄懿於建業阻兵與寶卷相持荆郢二州刺史並是寶卷之弟必有圖衍之志臣若遣書相聞迎其本謀冀獲同心并力除衍一衍之後彼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陲全固襄沔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南之地可一舉而收緣漢曜兵示以威德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

則援而接之總兵竝銳觀釁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怠懈之勢已著便可順流摧鋒長驅席卷詔曰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旣而蕭衍尋克建業乃止除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安南將軍揚州刺史蕭衍湘州刺史楊公則率衆二萬屯軍洛口姜慶真領卒五千據於首陂又遣其左軍將軍騫小眼軍主何天祚張俊興等率衆七千攻圍陸城嵩乃遣統軍封邁王會等步騎八千討之邁達陸城賊皆夜遁追擊破之斬獲數千公則慶真退還馬頭衍徐州刺史昌義之屯據高皇遣三軍潛寇陰陵

常侍邢杲之亂圍逼州城世雋憑城拒守遂得保全孝
莊時除衛將軍吏部尚書尔朱兆寇京師詔世雋以本
官為都督防守河橋及兆至河世雋初無拒守意便隔
岸遙拜時論疾之前廢帝世為驃騎將軍仍加尚書尤
為尔朱世隆所昵出帝初加儀同三司改封武陽縣開
國子食邑五百戶世雋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為
中尉彈糾坐免官尋復本職孝靜初加侍中尚書右僕
射遷尚書令世雋輕薄好去就詔送晉陽興和中薨贈
侍中都督冀定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傅定
州刺史尚書令開國公如故諡曰躁戾

子景遠襲散騎侍郎

世賢弟世哲武定中吏部郎

嵩弟贍字道周高祖時自闕大夫稍遷宗正少卿龍驤

將軍光州刺史散騎常侍左將軍遷平東將軍兗州刺

史頗愛書史而貪暴好殺澄深恥忿之絕其往來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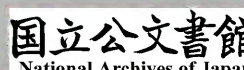
子

長子遠尚書郎

史臣曰顯祖之將禪讓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庭諍

德音孔昭一言興邦其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為

宗傑身因累朝寧濟夷險既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也



順謔倣儻有汲黯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高
有行陳之氣雋則裂冠徒歎

魏書卷十九中終

魏書卷十九下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延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南安王 城陽王 章武王 樂陵王 安定王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加征南大將軍中都大官尋遷
內都大官高祖卽位除涼州鎮都大將軍尋以綏撫有能
加都督西戎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域校尉儀同
三司涼州刺史徵爲內都大官出爲使持節侍中本將
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楨性忠謹事母以孝

聞賜帛千匹以褒之徵赴講武高祖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翁孝行著於私庭令問彰於邦國每欽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講武遠徵赴闕仰戀仁慈情在未已但長安鎮年飢民儉理須綏撫不容久留翁今還州其勤隱恤無令境內有飢餒之民翁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忠患禍將生但能慎此是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終始之德成矣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文明太后高祖並臨皇信堂引見王公太后令曰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不順法度黷貨聚斂依犯論坐將至不測卿等爲當存親以毀令爲欲滅親以明法羣臣咸以二王託體先皇宜蒙矜恕太后不答高祖乃詔曰南安王楨以懿戚之貴作鎮關右不能潔已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貪欲殖貨私庭放縱姦囚壅絕訴訟貨遺諸使邀求虛稱二三之狀皆犯刑書昔魏武翦髮以齊衆叔向戮弟以明法克已忍親以率天下夫豈不懷有爲而然耳今者所犯事重疇日循古推刑實在難恕皇太后天慈寬篤恩矜國屬每一尋惟高宗孔懷之近發言哽塞悲慟于懷且以南安王孝養之名聞於內外特一原恕削除封爵以

庶人歸第禁錮終身後高祖南伐楨從至洛及議遷都
首從大計高祖甚悅楨母劉太妃薨高祖親幸臨慰及
葬贈布帛綵五百段又以楨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食
邑一千戶出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高祖餞楨於華
林都亭詔曰從祖南安旣之蕃任將曠違千里豫懷惘
戀然今者之集雖曰分歧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
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
人下筆高祖送楨於階下流涕而別太和二十年五月
至鄴入治日暴風大雨凍死者十數人楨又以旱祈雨
于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楨告虎神像云二日
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
諡曰惠贈帛一千疋及葬又賜帛千疋遣黃門郎監護
喪事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楨知而不告雖薨猶追奪
爵封國除有五子

子英字虎兒性識聰敏博聞彊記便弓馬解吹笛微曉
醫術高祖時爲平北將軍武川鎮都大將假魏公未幾
遷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領護西戎校尉
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高祖南伐爲梁漢別道都將
後大駕臨鍾離詔英率衆備寇境上英以大駕親動勢
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進討高祖許之師次沮

水蕭鸞將蕭懿遣將尹紹祖梁季羣等領衆二萬徼山
立柵分爲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爲營英乃謀曰彼帥賤
民慢莫能相服衆而無上固知適從若選精卒并攻一
營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
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旣破一處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
斬三千餘級俘七百人鸞白馬戍將其夜逃潰乘勝長
驅將逼南鄭漢川之民以爲神也相率歸附梁州民李
天幹等詣英降待以國士之禮天幹等家在南鄭之西
請師迎接英遣迎之蕭懿聞而遣將姜脩率衆追襲逮
夜交戰頗有殺傷脩後屢敗復更請軍懿遣衆赴之迎
者告急英率騎一千倍道赴救未至賊已退還英恐其
入城別遣統軍元拔以隨其後英徼其前合擊之盡俘
其衆懿續遣軍英不虞賊至且衆力已疲軍少人懼咸
欲奔走英乃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賊東西指麾
狀似處分然後整列而前賊謂有伏兵俄然賊退乘勢
追殄遂圍南鄭禁止三軍一無所犯遠近皆供租運先
是英未至也蕭懿遣軍主范潔領三千餘人伐獠潔聞
大軍圍城欲還救援英遣統軍李平敵李鐵騎等收合
巴西晉壽士人以斷其路潔以死決戰遂敗平敵之軍
英候其稍近以奇兵掩之盡皆擒獲攻圍九十餘日戰

無不克被勅班師英於是先遣老弱身勒精卒留後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詐也英還一日猶閉門不開二日之後懿乃遣將追英英親自殿後與士卒下馬交戰賊衆莫敢逼之四日四夜然後賊退全軍而還會山氏並反斷英歸路英勒衆奮擊且戰且行爲流矢所中軍人莫有知者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在仇池六載甚有威惠之稱父憂解任高祖討漢陽起英爲左衛將軍加前將軍尋遷大宗正又轉尚書仍本將軍鎮荊州蕭寶卷將陳顯達等寇荊州英連戰失利車駕至南陽免英官爵世宗卽位行徐州還復尚書廣武伯蕭寶卷遣將軍陳伯之寇淮南司徒彭城王勰鎮壽春以英爲鎮南將軍率衆討之英未至賊已引退勰還詔英行揚州後英還京師上表曰臣聞取亂侮亡有國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致發竊以區區寶卷罔顧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今妖逆數亡驕縱日甚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淫刑以逞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埽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則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

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其路既近不盈五百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緣江焚毀靡使所遺建業窮蹙魚遊釜內士治之師再興孫皓之縛重至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暫闢旒纁少垂聽覽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未日事寢不報英又奏曰臣聞乘虛討弱事在速舉因危攻昧徼捷可期今寶卷亂常骨肉相賊蕃戍鼎立莫知所歸義陽孤絕密邇天境外靡糧援之期內無兵儲之固此乃臨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緩斧若此行有果則江右之地斯爲經略之基如脫否也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叟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邁而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擬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世宗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以軍功拜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英奏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京纏計習訓淹年聽受累紀然雋造之流應問於魏闕不革之輩宜返於齊民使就郡練考覈其最殿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遑正試致使薰蕕之

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向
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詔
曰學業墮廢爲日已久非一使能勸比當別勅尋詔英
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征義陽諸軍事率衆南討蕭
衍司州刺史蔡道恭聞英將至遣其驍騎將軍楊由率
城外居民三千餘家於城西南十里賢首山卽嶺爲二
柵作表裏之勢英勒諸軍圍賢首壘焚其柵門楊由乃
驅水牛從營而出繼之以兵軍人避牛師遂退下尋分
兵圍守其夜柵民任馬駒斬由以降三軍館穀降民安
堵蕭衍遣其平西將軍曹景宗後將軍王僧炳等率步
騎三萬來救義陽僧炳統衆二萬據鑿峴景宗率一萬
繼後英遣冠軍將軍元逞揚烈將軍曹文敬進據樊城
以抗之英部勒將士犄角討之大破僧炳軍俘斬四千
餘人英又於士雅山結壘與景宗相抗分遣諸統伏於
四山示之以弱衍將馬仙琕率衆萬餘來掩英營英命
諸軍僞北誘之旣至平地統軍傅永等三軍擊之賊便
奔退進擊潰之斬首二千三百級斬賊羽林監軍鄧終
年仙琕又率一萬餘人重來決戰英勒諸將隨便分擊
又破之復斬賊將陳秀之統軍王買奴別破東嶺之陣
斬首五百道恭憂死驍騎將軍行州事蔡靈恩復憑窮

城短兵日接景宗仙理知城將拔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靈恩勢窘遂降三關戍聞之亦棄城而走詔曰知賊城已下復克三關展威闢境聲略宣振公私稱泰良以欣然將軍淵規內斷忠謨外舉受律揚旌克申廟算雖方叔之制蠻荆召虎之掃淮浦匹茲蔑如也新州初附宜廣經略想善加檢督必令周固有所委付然後凱旋耳初高祖之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及爲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世宗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食邑一千戶遣大使鴻臚少卿睦延吉持節就拜英送祭靈恩及衍尚書郎蔡僧勰前軍將軍義陽太守馮道要遊擊將軍鮑懷慎天門太守王承伯平北府司馬宗象平北府諮議參軍伏祭給事中寧朔將軍蔡道基中兵參軍龐脩等數十人詔曰會平江南此等便可放歸也英旣還世宗引見深嘉勞之後增封一千戶蕭衍遣將軍寇肥梁詔英使持節加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道諸軍事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詔英曰賊勢滋甚圍逼肥梁邊將後規以至於此故有斯舉必期勝捷而出軍淹滯肥梁已陷聞之惋懣實乖本圖今衆軍雲集十有五萬進取之方其算安在克殄之期復當遠近竟以幾日可至賊所必勝之規何者

爲先故遣步兵校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取機要英表
陳事機乃擊破陰陵斬衍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餘
級又頻破賊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
死者將五萬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
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南走凡收米三十萬石詔勞英
曰知大摧鯨寇威振南海江浦無塵三楚卷塹聲被荒
隅同軌斯始公私慶慰良副朕懷便當乘威藉響長驅
吳會翦拉遺燼截彼東南也英追至于馬頭衍馬頭戍
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曰師行已久士馬疲瘠賊城
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衆日費無
貲方圖後舉不待今事且可密裝徐嚴爲振旅之意整
疆完土開示威略左右蠻楚素應逃亡或竄山湖或難
制掠若凶渠黠黨有須翦除者便可撲掃以清疆界如
其疆狡憑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凱旋遲近不復
委曲英表曰臣奉辭伐罪志殄逋寇想敵量攻期至二
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以來霖雨
連併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
致睽淹便生異議臣亦諦思若入三月已後天晴地燥
憑陵是常如其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已更高邵陽
之橋防其汎突意外洪長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

於鍾離城隨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必克成
晴則攻騰雨則圍守水陸二圖以得爲限實願朝廷特
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途而廢
詔曰大軍野次已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頻得
啓制勝不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溽
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
之所憂故遣主書曹道往觀軍勢使還三具聞及道還
英猶表云可克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走士
衆沒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
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爲
民後京兆王愉反英復王封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假征
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郢州
治中督榮祖潛引蕭衍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
城降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懸瓠城民白早生等
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衍將齊苟仁率衆守懸
瓠悅子尚華陽公主并爲所劫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
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世宗引英謂之曰婁悅
綏御失和銓衡闇於簡授故使郢民引寇關戍外奔義
陽孤窘有倒懸之切王國之召虎威名宿震故屈王親
總元戎掃清氛穢昔衛霍以匈奴之故居無寧歲今南

疆不靖王不得以屢勞爲辭也英對曰臣才非韓白識
闇孫吳徒以宗室之長頻荷推轂之寄規略淺短失律
喪師宜章子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屢愛等鍾
牛使臣得同荀伯再生明世誓追孟氏以報復爲期關
郢微寇何足平殄滅賊方略已在臣目中願陛下勿勞
聖慮也世宗曰截彼東南再清隨楚所望於將軍鍾離
一旨豈足以損大德今王董彼三軍朕無憂矣世宗以
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軍世
宗弗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懸瓠克之乃引軍而
進初苟仁之據懸瓠衍寧朔將軍張道凝等率衆據楚
城聞英將至棄城南走英追擊斬道凝及衍虎賁中郎
曹苦生盡俘其衆旣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
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
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卽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
如河決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
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
軍馬廣率衆拒屯於長薄軍主胡文超別屯松峴英至
長薄馬廣夜遁入於武陽英進師攻之聞衍遣其冠軍
將軍彭胤生驃騎將軍徐超秀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
之使入此城吾先曾觀其形勢易攻耳吾取之如拾遺

也諸將未之信兪生等既入武陽英促圍攻之六日而廣等降於是進擊黃峴行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奔竄又討西關行司州刺史馬仙琕亦即退走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永平三年英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帛七百匹贈司徒公諡曰獻武王英五子攸字玄興東宮洗馬早卒贈散騎侍郎

攸弟熙字真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爲世子宗議不聽略又固請乃止起家祕書郎延昌二年襲封累遷兼將作大匠拜太常少卿給事黃門侍郎尋轉光祿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婿也故歲中驟遷尋除平西將軍東秦州刺史進號安西將軍祕書監尋以本將軍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

有蛆生其庭初熙兄弟並爲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義隔絕二宮矯詔殺懌乃起兵上表曰臣聞安危無常時有休否臣早屬休明晚逢多難自皇基綿茂九葉承光高祖世宗徽明相襲皇太后聖敬自天德同馬鄧至尊神叡纂御神鑒燭遠四海晏如八表歸化而領軍

將軍元叉寵藉外親叨榮左右豺狼爲心飽便反噬遂使二宮阻隔溫清闕禮又太傅清河王橫被屠害致使忠臣烈士喪氣闕庭親賢宗戚憤恨內外妄指鹿馬孰能踰之王董權逼方此非譬臣仰瞻雲闕泣血而生以細草不除將爲爛漫況义悖逆如此孰可忍之臣忝藉枝萼思盡力命碎首屠肝甘之若薺今輒起義兵實甲八萬大徒旣進文武爭先與并州刺史城陽王徽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寅等同以今日十四日俱發庶仰憑祖宗之靈俯罄義夫之命掃翦兇醜更清京邑臣親總三軍星邁赴難置兵溫城伏聽天旨王公宰輔或此著忠烈或宿佩恩顧如能同力翦除元义使太后至尊忻然奉對者臣卽解甲散兵赴謝朝闕臣雖才乖昔人位居蕃屏寧容坐觀姦醜虛受榮祿哉熙兵起甫十日爲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率諸城人鼓譟而入殺熙左右四十餘人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弟义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不絕至於熙死熙臨刑爲五言詩示其寮吏曰義實動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與知友别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屬知己從今一銷化悲傷無極已

熙既蕃王之貴加有文學好奇愛異交結偉俊風氣甚高名美當世先達後進多造其門始熙之鎮鄴也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李神雋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別及熙將死復與知故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昔李斯憶上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不以恍惚無際一去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洛濱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爾宜爲國爲身善勗名節立功立事爲身而已吾何言哉時人憐之又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所夢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之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世以爲冤及熙之禍議者以爲有報應焉靈太后反

政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相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增本封一千戶諡曰文莊王

長子景獻次仲獻次叔獻並與熙同被害後贈景獻中軍將軍青州刺史葬以王禮仲獻左將軍兗州刺史叔獻右將軍齊州刺史

叔獻弟叔仁以年幼獲全與母于氏徙朔州孝昌初靈太后詔叔仁歸京師還其財宅襲先爵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并州刺史

子琳襲齊受禪爵例降

熙弟誘字惠興自員外郎稍遷通直郎太子中庶子征虜將軍衛尉少卿出爲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又斬之於岐州妻子得不坐追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後贈儀同三司追封都昌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諡曰恭

子始伯襲給事中齊受禪爵例降

誘弟略字雋興才氣劣於熙而有和邃之譽自員外郎稍遷羽林監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清河王懌死後又黜略爲懷朔鎮副將未及赴任會熙起兵與略書來去尋值熙敗略遂潛行自託舊識河內司馬始賓始賓便爲荻筏夜與略俱渡盟津詣上黨屯

留縣栗法光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之略舊識刁雙時
爲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略
潛道江左蕭衍甚禮敬之封略爲中山王邑一千戶宣
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州內士庶皆
爲法僧擁逼衍乃以略爲大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
略至屯於河南爲安樂王鑒所破略唯數十騎入城衍
尋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
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爲人與法
僧言未嘗一笑衍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綜以城歸
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暉將士五千人悉見擒虜肅宗
勅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略衍乃備禮遣之略之
將還也衍爲置酒餞別賜金銀百斤衍之百官悉送別
江上遣其右衛徐確率百餘人送至京師肅宗詔光祿
大夫刁雙境首勞問又勅徐州賜絹布各一千匹除略
侍中義陽王食邑一千戶還達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
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聽迎之近郊賜帛三千匹宅一區
粟五千石奴婢三十人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後
栗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兗州刺史其略
所至一餐一宿之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又拜車
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左衛將軍侍中如

故又本官領國子祭酒遷大將軍尚書令靈太后甚寵
 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元徽相埒於時天下多事軍國萬
 端略守常自保無他裨益唯唯具臣而已爾朱榮略之
 姑夫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榮入
 洛也見害於河陰贈以本官加太保司空徐州刺史諡
 曰文貞

子景式襲武定中北廣平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略弟纂字紹興頗有將略為司徒祭酒聞熙舉兵因逃
 奔於鄴至即見擒與熙俱死追封北平縣公贈安北將
 軍恒州刺史改封高唐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

子子獻襲卒於涇州司馬

熙異母弟義興出後叔父並洛肅宗初除員外散騎侍
 郎及熙之遇害也義興以別後故得不坐稍遷輔國將
 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中軍將軍瀛
 州刺史後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餘如故義興妻趙郡
 李氏李頗有婦工為爾朱榮妻所親昵永安中追封義
 興燕郡王邑五百戶尋改封鉅鹿王又改封武邑王
 子述襲天平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英弟怡起家步兵校尉轉城門校尉遷鄆善鎮將所在
 貪暴為有司所糾逃竄得免延昌中卒莊帝初以爾朱

榮婦兄超贈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扶風王
長子蕭起家員外散騎侍郎轉直寢莊帝初封蕭魯郡
王邑千戶除散騎常侍出爲後將軍廣州刺史後除衛
將軍肆州刺史其弟曄僭立拜蕭侍中太師錄尚書事
尋改除使持節都督青膠光齊南青五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東南道大行臺青州刺史不行永熙二年薨贈
使持節侍中都督并恒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并
州刺史

子道與襲除前將軍齊受禪爵例降

曄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起家祕書郎稍遷
通直散騎常侍莊帝初封長廣王邑一千戶出爲太原
太守行并州事爾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奔還并州與爾
朱兆會於建興乃推曄爲主大赦所部號年建明尋爲
世隆等所廢前廢帝立封曄爲東海王邑萬戶出帝初
坐事賜死於第無子爵除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外都大官出
爲沃野鎮都大將性聰惠善撫接在鎮甚有威名延興
五年薨諡康王

長子多侯早卒

次子鸞字宣明始繼叔章武敬王及兄卒還襲父爵身

長八尺髻帶十圍以武藝著稱頻爲北都大將高祖時
拜外都大官又出爲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征西大將
軍領護西戎校尉涼州鎮都大將改鎮立州以鸞爲涼
州刺史姑臧鎮都大將餘如故後朝于京師會車駕南
討領鎮軍將軍定都洛陽高祖幸鄴詔鸞留守及開建
五等食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豫荆郢
三州河內山陽東郡諸軍事與安南將軍盧淵李佐攻
赭陽不克敗退而還時高祖幸瑕丘鸞請罪行宮高祖
引見鸞等責之曰卿等總率戎徒義應奮節而進不能
夷拔賊城退不能殄茲小寇虧損王威罪應大辟朕革
變之始事從寬貸今捨卿等死罪城陽降爲定襄縣王
削戶五百古者軍行必載廟社之主所以示其威惠各
有攸歸今徵卿等敗軍之罪於社主之前以彰厥咎後
以留守之功還復本封增邑二百戶除冠軍將軍河內
太守轉并州刺史世宗初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後轉
安北將軍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脩持五戒不飲酒食
肉積歲長齋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共爲土木之勞公私
費擾頗爲民患世宗聞而詔曰鸞親唯宗懿作牧大州
民物殷繁綏寧所屬宜克已厲誠崇清樹惠而乃驟相
徵發專爲煩擾編戶嗷嗷家懷嗟怨北州土廣姦亂是

由準法尋愆應加肅黜以鸞戚屬情有未忍可遣使者以義督責奪祿一周微示威罰也正始二年薨時年三十八贈帛六百匹詔中書舍人王雲宣旨臨弔贈鎮北將軍冀州刺史諡懷王

子徽字顯順粗涉書史頗有吏才世宗時襲封除遊擊將軍出爲河內太守在郡清整有民譽徵拜長兼散騎常侍肅宗時除右將軍涼州刺史徽以徑途阻遠固請不行除散騎常侍其年除後將軍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庶逃散安業者少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民災敝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肅宗嘉之加安北將軍後拜安西將軍秦州刺史詔書旦至夕發徽以將之秦部請詣闕恭授仍表啓固陳請不之職改授輔國將軍加度支尚書進號鎮軍將軍于時戎馬在郊王師屢敗徽以軍旅之費上國封絹二千匹粟一萬石以助軍用肅宗不納又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加侍中征東將軍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拜尚書左僕射轉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聽解侍中然後受詔尋除尚書令加開府西道行臺不行時靈太后專制朝綱頽褻微旣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

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識者嫉之又不能防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淵姦通及淵受任軍府每有表啓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入洛徽從莊帝北巡及車駕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戶餘官如故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又啓云河上之功將士之力求回所封加諸勲義徽爲莊帝親待內懼榮寵故有此辭以防外議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婿徽性佞媚善自取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戚莫與比焉遂與彧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自應散亡及爾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筭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妬不欲人居其前每人參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並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恡惜財用自家及國於是有所賞錫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徒有糜費恩不感物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徽所贊成大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徽自得志多不採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

蜂目而豺聲復將露也及爾朱兆之人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內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今其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爾朱兆出帝初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司州牧諡曰文獻

子延襲爵武定末官至太子中庶子齊受禪爵例降

徽兄顯魏給事中司徒掾卒贈輔國將軍東豫州刺史

徽次兄顯恭字懷忠揚州別駕以軍功封平陽縣開國

子邑三百戶孝莊初除北中郎將遷左將軍東徐州刺

史入爲安東將軍大司農卿尋除中軍將軍荊州刺史

莊帝旣殺爾朱榮乃除顯恭使持節都督晉建南汾三

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兼尚書左僕射西北道行臺晉州

刺史爾朱兆入洛後死於晉陽出帝初贈衛大將軍并

州刺史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子彥昭襲武定中漁陽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顯恭弟旭字顯和莊帝時封襄城郡王邑一千戶武定

末位至大司馬齊受禪爵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

諡曰敬無子高祖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爲後

彬字豹兒襲爵勇健有武用出爲使持節都督東秦幽夏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戎校尉統萬鎮都大將朔州刺史以貪恠削封是時吐京胡反詔彬持節假平北將軍行汾州事率并肆之衆往討之胡平仍除征虜將軍汾州刺史胡民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謀反扇動徒類彬請兵二萬有司奏許之高祖大怒曰何有動兵馬理也可隨宜肅治若不能權方靜帖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而率州兵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太和二十三年卒賜錢十萬絹二百匹贈以本官加散騎常侍彬有五子

長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衣冠甚偉性通率有豪氣高祖時拜祕書郎世宗初復先爵除驍騎將軍蕭衍遣將寇逼淮陽梁城陷沒詔融假節征虜將軍別將南討大摧賊衆還復梁城于時揚州刺史元嵩爲奴所害勅融行揚州事尋除假節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及世宗崩兼司空營陪景陵拜宗正卿以本官行瀛州事遇疾不行未幾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還爲祕書監遷中護軍進號撫軍將軍領河南尹加征東將軍性尤貪殘恣情聚斂爲中尉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

融寡於經略爲胡所敗久之加散騎常侍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後賊帥鮮于脩禮寇暴瀛定二州長孫稚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淵等共討脩禮師渡交津葛榮殺脩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融苦戰終日更無外援遂大奔敗於陳見殺肅宗爲舉哀於東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綵二千八百段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司空雍州刺史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加前後部鼓吹謚曰莊武

子景哲襲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受禪爵例降

景哲弟朗卽後廢帝語在帝紀

子黃頭襲封安定王改封安平王齊受禪爵例降

融弟凝字定興起家恒州征虜錄事參軍累遷護軍長史凝姑爾朱榮妻莊帝初封東安王食邑五百戶除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轉濟州刺史仍本將軍永熙二年薨贈持節都督滄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子彥友襲武定中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凝弟湛字鎮興起家祕書郎轉尚書左司郎中遷廷尉少卿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追封漁

陽王食邑五百戶

子俊襲齊受禪爵例降

湛弟晏字俊興卒於祕書丞贈平東將軍祕書監豫州刺史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贈征北大將軍諡曰康無子顯祖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後改名思譽高祖初蠕蠕犯塞以思譽爲鎮北大將軍北征大都將後除使持節本將軍領護匈奴校尉都督中軍都將出爲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加領護東夷校尉轉爲鎮北將軍

行鎮北大將軍高祖引見百官於光極堂謂思譽曰恒代路懸舊都意重故屈叔父遠臨此任不可不敬慎所臨以副朕望及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恕死削封爲庶人太和末還復其王封正始四年薨贈光州刺史諡曰密王

子景略字世彥世宗時襲封拜驍騎將軍除持節冠軍將軍幽州刺史熙平元年薨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賜帛四百疋諡曰惠王

子霸字休邦襲武定中鉅鹿太守齊受禪爵例降景略弟慶略散騎侍郎

魏書卷之九十一 列傳 二十五
子子政通直散騎常侍

慶略弟洪略恒農太守中軍將軍行東雍州刺史

洪略弟子業平原太守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拜征南大將軍外都大官休少而聰慧治斷有稱高祖初庫莫奚寇邊以休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儀同三司和龍鎮將休撫防有方賊乃款附入爲中都大官蠕蠕犯塞出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撫冥鎮大將休身先將士擊虜退之入爲內都大官遷太傅及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

三盜人狗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衡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姦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高祖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高祖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於路薨賜帛三千匹自薨至殯車駕三臨高祖至其門改服褻衰素弁加絰皇太子百官

皆從行弔禮及將葬又贈布帛二千匹諡曰靖王詔假黃鉞加羽葆鼓吹虎賁班劍六十三人悉準三老尉元之儀高祖親送出郊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焉世宗世配饗廟庭

長子安幼年早卒

次子燮除下大夫世宗初襲拜太中大夫除征虜將軍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爲戎落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護羌小戍及改鎮立郡依岳立州因籍倉府未刊名實竊見馮翊古城羌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際

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名都實惟西蕃奧府今州之所在豈唯非舊至乃居岡飲澗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數里譎諂明昏有虧禮教未若馮翊面華渭包原澤井淺池平樵牧饒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人各爲已不以爲勞昔宋民無井穿井而忻得人況合城無水得水而不家慶竊聞前政刺史非是無意或值兵舉或遇年災緣此契闊稽延至此去歲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京師無事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後除征虜將軍幽州刺史

延昌四年薨贈本將軍朔州刺史

子超字化生肅宗初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拜城門校尉通直散騎常侍東中郎將尋除光祿大夫領將作大匠後復本封爾朱榮之入洛超避難洛南遇寇見害莊帝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岐州刺史

子孝景襲武定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燮弟願平清狂無行高祖末拜員外郎世宗初遷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世宗以其戚近未忍致之於法乃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克念世

宗崩願平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暴亂不悛詔曰願平志行輕疎每乖憲典可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解禁還家付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裸其妻王氏於其男女之前又疆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丞侯剛案以不道處死絞刑會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孝昌中卒

子緒幽州安西府功曹參軍莊帝初直閣將軍尋爲持節兼武衛將軍關右慰勞十二州大使遂沒吐谷渾子長春員外散騎侍郎武定初封南郡王邑五百戶齊受禪爵例降

願平弟永平征虜將軍南州刺史爲城民華延明所害
太昌初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幽三州諸軍事衛
將軍定州刺史

永平弟珍平司州治中

子叔遵員外散騎常侍

珍平弟貴平羽林監轉射聲校尉莊帝初除散騎常侍
宗正少卿封東萊王邑百戶除平北將軍南相州刺史
莊帝旣殺劖朱榮加武衛將軍兼侍中爲河北山東慰
勞大使至定州東北爲幽州大都督侯淵所執送於晉
陽後還洛前廢帝時以本官行青州事屬土民崔祖螭

作逆賊徒甚盛圍逼東陽一百餘日貴平率城民固守
又令將士開門交戰大軍救至遂擒祖螭等斬之還除
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左衛將軍宗師又遷車騎大
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貴平人才險薄爲出帝所
信出爲青州刺史又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爲
幽州大都督侯淵所害

史臣曰南安原始嬰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有聲於
時熙略兄弟早播民譽或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
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徽飾
智矯情外諂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

魏書卷十九下 列傳 二十九
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靜王聰斷威重見稱太和美矣

魏書卷十九下終

魏書卷二十一 文成五王列傳第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安樂王

廣川王

齊郡王

河間王

安豐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
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
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
夫人生韓哀王安平王早薨無傳

魏書卷二十一 列傳 一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
性凝重顯祖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
鞭撻豪右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爲人所患百姓詣闕訟
其過高祖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與內
行長乙肆虎謀爲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諡曰
厲

子詮字搜賢襲世宗初爲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
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
鎮咸疑朝廷有豐遣使觀詮動靜詮具以狀告州鎮帖
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
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諡曰武康
子鑿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
兼尚書右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救信
都鑿旣庸才諸弟麤暴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
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鑿斬首傳洛詔改其元氏莊
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鑿王爵贈司空
鑿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鑿反敗遂奔葛榮榮
滅得還出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
之奔蕭衍後還長安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鞠獄稱平

太和四年薨諡曰莊

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朕宗室多故從弟諧喪
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
蓋三公已上至於卿已下故應闕自漢已降多無此
禮朕欲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
諸王有朞親者爲之三臨大功之親者爲之再臨小功
總麻爲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
於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麻而弔既殯之總
麻理在無疑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爲須撫柩於始喪爲
應盡哀於闔棺早晚之宜擇其厥中黃門侍郎崔光宋

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敏
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
至聖慈仁方遵前軌志必哀喪慮同寧戚臣等以爲若
朞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旣以情降宜
從始喪大殮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
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旣臨
之後復更受慰於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否光等議曰
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羣臣從駕
臣等參議以爲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
哭於東堂而廣川旣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

魏書卷二十 列傳 三
之朕無異焉諧將大殮高祖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慟
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
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
悉可歸骸邨嶺皆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婦
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
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
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
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戶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
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諡
曰剛及葬高祖親臨送之

子靈道襲卒諡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
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爲內都大官高祖嘗與
簡俱朝文明太后於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
太保高祖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
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
事妻常氏燕郡公常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性幹綜
家事頗節斷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二十
三年薨時高祖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絕不自勝
任但虛頓床枕未堪奉赴當方疾發哀諡曰靈王世宗

特改諡曰順

于祐字伯授襲母常氏高祖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爲妃世宗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諡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年十六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諡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

琛字曇寶幼而敏慧高祖愛之世宗時拜定州刺史琛妃世宗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內外多所受納貪恠之極及遼明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

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敘用由是遂廢于家琛以蕭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 略

金寶巨萬計騰屢爲之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屬東益南秦二州氏反詔琛爲行臺仍克都督還攝州事琛性貪暴旣總軍省求欲無厭百姓患害有甚狼虎進討氏羌大被摧破士卒死者千數率衆走還內侍劉騰無所畏憚爲中尉糾彈會赦除名爲民尋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和龍鎮都

大將營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諡曰匡

子延明襲世宗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飢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千人并贍其家至肅宗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旣博極羣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勅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

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蕭衍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綜旣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凋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尚書令大司馬及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率衆守河橋顥敗遂將妻子奔蕭衍死於江南莊帝未喪還出帝初贈太保王如故諡曰文宣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筭術引之在館其撰古今樂事九章

魏書卷二十
列傳
六
十二圖又集器注九篇芳別爲之注皆行於世

魏書卷二十終

